

目 录

卷之一

痈疽门	(1)
痈疽原委论第一	(1)
痈疽治法总论第二	(6)
痈疽阳症歌第三	(16)
痈疽阴症歌第四	(16)
痈疽半阴半阳症歌第五	(17)
痈疽五善歌第六	(17)
痈疽七恶歌第七	(17)
治病则例歌第八	(18)
痈疽灸法并禁灸疮穴第九	… (19)
论病生死法第十	(20)
察形色顺逆第十一	(20)
病有三因受病主治不同论第十二	… (21)
调理须知第十三	(22)
杂忌须知第十四	(22)
疮疡看法	(23)
肿疡治法	(23)
痈疽治验	(24)
肿疡主治方	(28)
溃疡治法	(43)
溃疡主治方	(43)
痈疽图形第十五	(52)
痈疽诸症疮名十律	(61)
卷之二	
上部痘毒门	(64)

脑疽论第十六	(64)
脑疽看法	(65)
脑疽治法	(65)
脑疽治验	(66)
脑疽主治方	(69)
脑疽应用方	(73)
疔疮论第十七	(73)
疔疮看法	(74)
疔疮法法	(75)
疔疮治验	(75)
疔疮主治方	(77)
疔疮应用方	(83)
脱疽论第十八	(83)
脱疽看法	(84)
脱疽治法	(85)
脱疽治验	(85)
脱疽主治方	(88)
脱疽应用方	(90)
瘰疬论第十九	(90)
瘰疬看法	(91)
瘰疬治法	(92)
瘰疬治验	(92)
瘰疬主治方	(94)
瘰疬应用方	(102)
癰疽论第二十	(102)
癰疽看法	(103)
癰疽治法	(103)

鬓疽治验	(104)	流注看法	(135)
鬓疽主治方	(105)	流注治法	(136)
鬓疽应用方	(107)	流注治验	(136)
咽喉论第二十一	(107)	流注主治方	(137)
咽喉看法	(108)	流注应用方	(141)
咽喉治法	(108)	乳痈论第二十六(附:乳岩)	
咽喉治验	(109)		(141)
咽喉主治方	(110)	乳痈乳岩看法	(142)
咽喉应用方	(114)	乳痈乳岩治法	(143)
时毒论第二十二	(114)	乳痈治验	(143)
时毒看法	(115)	乳痈主治方	(144)
时毒治法	(115)	乳痈应用方	(147)
时毒治验	(115)	附骨疽第二十七(附:鹤膝风)	
时毒主治方	(117)		(147)
时毒应用方	(119)	附骨疽看法	(148)
瘿瘤论第二十三	(119)	附骨疽治法	(149)
瘿瘤看法	(120)	附骨疽治验	(149)
瘿瘤治法	(121)	附骨疽主治方	(150)
瘿瘤治验	(121)	附骨疽应用方	(157)
瘿瘤主治方	(122)	肠痈论第二十八	(157)
瘿瘤应用方	(126)	肠痈看法	(158)
肺痈论第二十四	(126)	肠痈治法	(158)
肺痈看法	(127)	肠痈治验	(158)
肺痈治法	(127)	肠痈主治方	(159)
肺痈治验	(128)	应用方	(162)
肺痈主治方	(129)	脏毒论第二十九	(162)
肺痈应用方	(134)	脏毒看法	(162)
卷之三		脏毒治法	(163)
下部痈毒门	(135)	脏毒治验	(163)
流注论第二十五	(135)	脏毒主治方	(164)
		应用方	(165)

痔疮论第三十	(166)	臀痈看法	(191)
痔疮看法	(166)	臀痈治法	(191)
痔疮治法	(167)	臀痈治验	(192)
痔疮治验	(167)	臀痈主治方	(193)
痔疮主治方	(168)	应用方	(193)
痔疮应用方	(175)	杨梅疮论第三十六	(193)
下疳论第三十	(175)	杨梅疮看法	(194)
下疳看法	(175)	杨梅疮治法	(194)
下疳治法	(176)	杨梅疮治验	(194)
下疳治验	(176)	杨梅疮主治方	(196)
下疳主治方	(177)	应用方	(198)
应用方	(180)	结毒论第三十七	(199)
鱼口便毒论第三十二	(180)	结毒治验	(199)
鱼口便毒看法	(180)	结毒主治方	(200)
鱼口便毒治法	(180)	应用方	(205)
鱼口便毒治验	(181)	多骨疽论第三十八	(205)
鱼口便毒主治方	(182)	多骨疽治验	(205)
应用方	(183)	多骨疽主治方	(206)
囊痈论第三十三	(183)	应用方	(207)
囊痈看法	(184)	卷之四	
囊痈治法	(184)	杂疮毒门	(208)
囊痈治验	(184)	阴疮论第三十九	(208)
囊痈主治方	(185)	阴疮治验	(209)
应用方	(187)	阴疮主治方	(210)
悬痈论第三十四	(187)	应用方	(211)
悬痈看法	(188)	伤寒发颐第四十	(212)
悬痈治法	(188)	癧发第四十一	(213)
悬痈治验	(189)	瘰疬第四十二	(213)
悬痈主治方	(189)	小腹痈第四十三	(213)
应用方	(190)	鹤口疽第四十四	(214)
臀痈论第三十五	(191)		

龙泉疽虎须毒第四十五	(215)	瘰疮论第七十四	(240)
石榴疽第四十六	(215)	血风疮第七十五	(242)
穿踝疽第四十七	(216)	顽癬第七十六	(242)
大麻风第四十八	(216)	脓窠疮第七十七	(244)
翻花疮第四十九	(219)	应用方	(244)
腋痈第五十	(219)	冻风第七十八	(245)
胁痈第五十一	(219)	火丹第七十九	(245)
鼻痔第五十二	(220)	天泡第八十	(246)
骨槽风第五十三	(221)	肺风粉刺酒皏鼻第八十一	
应用方	(222)		(247)
紫白癜风第五十四	(222)	雀斑第八十二	(248)
齿病第五十五	(223)	油风第八十三	(249)
脑漏第五十六	(225)	白屑风第八十四	(250)
应用方	(226)	耳病第八十五	(250)
破伤风第五十七	(226)	漆疮第八十六	(251)
跌扑第五十八	(227)	竹木刺第八十七	(252)
金疮第五十九	(228)	痤痱疮第八十八	(252)
杖疮第六十	(229)	痄腮第八十九	(253)
汤泼火烧第六十一	(230)	痰包第九十	(253)
甲疽第六十二	(231)	癩风第九十一	(254)
茧唇第六十三	(232)	应用方	(254)
痞癧第六十四	(232)	湿肿第九十二	(254)
天蛇毒第六十五	(233)	咬伤第九十三	(255)
头痛第六十六	(234)	疯犬伤第九十四	(256)
合谷毒第六十七	(235)	女人面生黧黑斑第九十五	
鼻出血第六十八	(235)		(257)
牙缝出血第六十九	(236)	钮扣风第九十六	(257)
血箭血痣第七十	(236)	枯筋箭第九十七	(258)
鹅掌风第七十一	(237)	妇人脚丫作痒第九十八	(258)
肾囊风第七十二	(237)	手足破裂第九十九	(258)
疥疮论第七十三	(238)	眼丹第一百	(259)

黑子第一百一	(259)	落下頬拿法第一百三十一	
眼胞菌毒第一百二	(259)	(277)
体气第一百三	(260)	救自刎断喉法第一百三十二	
白秃疮第一百四	(261)	(277)
奶癰第一百五	(261)	阴毒第一百三十三	(278)
蟻拱头第一百六	(262)	失荣症第一百三十四	(278)
小儿遗毒烂斑第一百七	(262)	试知百病死生法第一百三十五	
蝼蛄串第一百八	(263)	(279)
小儿痘风疮第一百九	(263)	造孽报病说第一百三十六	
小儿赤游丹第一百十	(264)	(280)
走马疳第一百十一	(266)	仙方活命饮今古不同论	
重舌第一百十二	(267)	第一百三十七	(281)
胎癰第一百十三	(268)	拾遗症第一百三十八	(282)
鹅口疮第一百十四	(268)	唇风第一百三十九	(283)
痘痈第一百十五	(269)	绷缚背疮第一百四十	(283)
痘疔第一百十六	(269)	痈疽内肉不合法第一百四十	
黄水疮第一百十七	(270)	(283)
大人口破第一百十八	(270)	炼玄明粉法第一百四十二	
臭田螺第一百十九	(271)	(284)
牛程蹇第一百二十	(271)	取红铅法第一百四十三	(285)
僵螂蛀第一百二十一	(272)	炼金顶砒法第一百四十四	
田螺泡第一百二十二	(272)	(285)
皴痛第一百二十三	(273)	炼消石法第一百四十五	(285)
阴虱第一百二十四	(273)	取蟾酥法第一百四十六	(285)
葡萄疫第一百二十五	(273)	制附子法第一百四十七	(286)
百虫入耳第一百二十六	(274)	升白灵药法第一百四十八	
恶虫叮咬第一百二十七	(274)	(286)
人面疮第一百二十八	(275)	制寒食面法第一百四十九	
误吞针铁骨哽咽喉第一百二十九		(286)
.....	(276)	逐日人神歌第一百五十	(286)
中砒毒第一百三十	(276)	十二时人神歌第一百五十一	

.....	(287)	医家十要第一百五十五.....	(291)
尻神歌诀第一百五十二.....	(287)	开割披针喉针形第一百五十六	
制炒诸药第一百五十三.....	(287)	(293)
医家五戒第一百五十四.....	(290)	补遗方第一百五十七.....	(293)

卷之一 痘疽门

痈疽原委论第一

痈疽发背为何生，好好身躯出此形。

凡人处世而无疾病者，水升火降精秘血盈也。“养生篇”曰：毋摇尔精，毋劳尔形，皈心静默，可以长生，此皆远世俗、忘名利、无贪嗔、却疾病，此惟修身保命之士所能，今人岂能及哉！盖谓静则生水，动则生火；又水能生万物，火能克万物，故百病由火而生。火既生，七情六欲皆顺应而入之；既入之后，百病发焉。发于内者，为风劳、蛊膈、痰喘、内伤；发于外者，成痈疽、发背、对口、疔疮，此皆言其大略也。故成痈者壅也，为阳，属六腑毒腾于外，其发暴而所患浮浅，因病原禀于阳分中。盖阳气轻清浮而高起，故易肿、易脓、易腐、易敛，诚为不伤筋骨易治之症也。疽者沮也，为阴，属五脏毒攻于内，其发缓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禀于阴分中。盖阴血重浊性质多沉，故为伤筋蚀骨难治之症也。凡年壮气血胜毒则顺，年老毒胜气血则险。治法载于第二论中，宜详观之。

内被七情干脏腑，忧悉思虑总关心。

七情六欲者，盗人元气之贼也。人能疏于此者，无不多安多寿，人若亲于此者，无不有损有伤，但人能疏之者鲜矣。盖情欲之动作，无所不好，无所不为，故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悲伤于魂魄，恐伤肾，惊伤胆。此等七情，皆耗人一身元气之萌孽也。至于六欲者，耳听声音，眼观物色，鼻闻香气，舌贪滋味，心帷大地，意幄万方，此等六欲，皆损人三世锤灵之真性也。又所以为苦、为疾、为夭、为疼，以及休废衰败，诸病诸

疮，尽皆出于此等之情欲也。医者患者，亦宜慎察之。

外又六淫伤气血，风寒暑湿火相临。

六淫者，风、寒、暑、湿、燥、火是也。风为四时不正浩荡肃杀之气，发而最能中人；寒乃节候不调、疾风暴雨、冰雪严寒所伤，或口贪生冷之物；暑因亢阳酷日、烁火流金、湿热熏蒸而中；湿从坐卧久阴卑湿之地，或身骤临风雨潮气所侵；燥为阴虚内热，消烁津液，不能滋润脏腑，以致皮肤枯槁、便干为燥；火生于心绪烦扰、醇酒膏梁、房欲不闲所动。此六淫者，皆从外而入之，体实之人遇而不中者有，体弱之人感而随发者多。又有感之不发，邪气客于脏腑、经络、关节之内，积袭日久，或待内伤，或因外感，邪气触而发之，既发之后，当参寒热温凉、邪正胜负而治之。

膏梁厚味多无忌，劳伤房欲致亏阴。

膏梁者，醇酒肥鲜炙燔之物也。时人多以火炭烘熏，或以油酥燥煮，其味香燥甘甜，其性咸酸辛辣，又至于涂藏厚料，顿煮重汤，以取其爽口快心，不顾其消阴烁脏。又得于宠妾满前，精神飞旷，温床厚被，炉火围匡，每至于未饥先食，未冷先绵，快意从心，色力太过，稍有不及，便去兴阳，惟取快意于一时，不觉阴消于平日。况所生是疾者，不起于藜藿，尽属于膏梁，谁识膏梁味短不及藜藿味长。凡知命者，当远之避之，择而用之可也。

故将五脏多乖变，自然六腑不调匀。

五脏属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常欲相顺相生，所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此五脏相合相生，理稟太和之气，其疾何以生焉。是为疾者，五脏必相反相克，所被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此五脏相刑相克，理返互变之机，其疾再无不作者，所谓相生者昌，相克者亡。此诚为万物生克一定之理，岂止于疾病言哉！又谓五脏不

和则六腑不通，六腑不通则九窍瘀塞，九窍瘀塞则留结为痈。盖痈疽必出于脏腑乖变，开窍不得宣通而发也。治当寒邪而痛者，以温热散之；湿肿强痛者，渗而导之；燥搐挛痛者，滋而润之；泄而痛者，温之；塞而痛者，通之；虚而痛者，补之；实而痛者，泻之；阴阳不和者，调燮之；经络秘涩者，冲和之；胀满而痛者，开之；恶肉侵蚀者，去之；劳而痛者，逸之；损而痛者，续之。此等皆为活法，惟在用者详之。

发于心上多危险，五脏相干事可明。

五脏者，心、肝、脾、肺四脏皆系于背，惟肾经一脏独居于下。虽居于下，其脏精华、津液、元气、元神尽行灌溉荣注于上，故四脏之火，皆赖一脏之水以济之。所谓五脏根本皆系于背，即此之意也。凡发痈疽者，未有不先伤五脏而后发之，况背乃太阳膀胱、督脉所主。太阳者，六经之首领也；督脉者，十二经络之统脉也。所以疮生于背，毒犯于此，况心乃又属君主之位，岂容毒相犯之。凡发于此，故多成危险难治之症，医者不可不慎而察之。

心之已下多成顺，六腑之因亦许评。

凡疮生于心之以下者，除肾俞一穴外皆为缓。六腑者，足阳明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厥阴心包络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此六经，其名属腑，其形在下，其气主表，其病为痈。故疾发于五脏者为重，生于六腑者为轻，此为表里脏腑轻重之别也。

脾家积毒生肩脊。

发生于肩下脊上者，乃因饮食膏粱积毒所致。发出高肿鲜明，根脚不过两肩者为顺，先宜解毒护心为主，次宜内托清心为要，间用蜡矾丸、护心散防毒攻心。如肿平坚硬，渐大渐开，攻注两肩胸项、肿而不定者危。

心经火毒对心临。

对心发者，乃心火妄动热极而发之也。况心为主宰，周身蕴热流会于此，其结为患，又称毒划。君位最易伤人，刑截督经，害非轻浅。况此穴背脊多坑，固难起发，疮形落陷，肿不高尖，治当大降心火，急疏蕴热，顶用针通，随行拔法，务使毒气内外疏通，各从门出，庶不内攻，方为成守。保至十五日后，内无变症，得脓为解。如是期变症渐生，坚硬渐大不作脓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后。但此症贵在乎早治，十中可保其三、四也。

两肩左右双生发，肺肝积受不虚名。

左搭属肝，右搭属肺，俱生于左、右肩骨移动之处为可治。古云：左搭串右，右搭串左，俱为难治。今治不然。余每医左、右相串者，未尝见其死，惟在治法得宜。有此症者，先用万灵丹发汗疏通内外，次以清肝解郁汤、柴胡清肝汤。气用四君子汤，血用四物汤，溃后八珍汤，俱兼六郁汤参而调治，诚为妥当。但此症原起于痰凝、气滞、火郁、气血不调所生。正谓郁者开之，滞者行之，如误用疮科解毒泄气、误补误攻之药，必致多危。

莲子蜂窠防毒陷。

蜂窠、莲子二发，多生于背，与心相近，与脊中平，轻者形长高肿，或偏半背；重者形斜平塌，两胁俱伤，孔似蜂窠，突如莲子，疮形虽畏，常能多险。多生老弱不堪，反取常安常稳。大规只怕不纯阳，治法何妨疮势恶。护心护膜，丸丹须要调停；执药执方，活法在乎医意。机参总论，法决存亡。

腰间肾俞发难生。

肾俞发者，生于两腰内肾陷肉之间，或正中亦发，凡生于此者，最为险候。盖内肾乃为性命根本，藏精、藏气、藏神，又谓受命先天，育女、育男、育寿，此等皆出于肾脏之一窍也。是为疾者，房劳过度，气竭精伤，欲火消阴，外阳煽惑，以致真水真阴从此而耗散。既散之后，其脏必虚，所以诸火诸邪乘虚而入，既入之后，浑结为疮。如本脏稍有真阴制火，疮形自可红活高肿

为脓，治以人参养荣汤加山萸、五味子、黄柏、知母及加减八味丸以救其源也；若疮形色紫黑干枯、坚硬不作脓者，为真阴内败，再无可生之理，必死在十五日前后为期也。

督脉经虚从项发，俗名对口故相称。

对口者，生于项后而对前口者是也，但有偏、正之不同。发于正者，属督脉所主；发于偏者，乃太阳膀胱所司。二者皆起于湿热上攻凝结而成也。督脉者，发疮虽正而反为易治。因督脉起于下，而贯脊行于上，故毒气得之，反能冲突高肿，使邪毒不致下流低陷，乃为外发，故多易治。膀胱者，发疮虽偏，而每为难治。盖膀胱之脉起于巅顶，贯项两旁、顺下而行，乃与疮毒交会下流，故疮多平塌；又太阳膀胱主司寒水，其质多冷多沉，故疮于此多难起发，形色多难红活，坚硬难溃，又易流注，两肩、胸、项作肿，十五日外无脓者，必然变黑归阴，故多不治。俗呼以正为重，以偏为轻，此皆庸说，不得其消息故也。治以黄连消毒饮主之，余皆降火、化痰、解毒、清心、托里为要也。

何期耳后多生发，夭疽锐毒不非轻。

发生于耳后一寸三分致命之处，诚为险恶之候。又左为夭疽，右为锐毒。夭者，妖变之物也，故属肝木；锐者，锋利之器也，是属肺金。二者皆起于积想在心，谋虑不决，致火旺而又郁，郁而又旺以成此疾也。故形多坚硬，头多隐伏，未溃先黑，未脓先腐，臭秽易生，元气易败，常得此者，毒气多致不得外发，后必内攻而死。但此症者，初生起于隐微，令人多不知觉，及其知觉，毒已入内矣，如红活高肿，易脓易腐者无妨。

又有脱疽生手足，丹房补术孽根生。

脱疽之发，脱者，落也；疽者，黑腐也。此毒皆……多生手足。发在骨筋，初生如粟，色似枣形，渐开渐大，筋骨伶仃，乌乌黑黑，痛割伤心，残残败败，污气吞人，延至踝骨，性命将倾，此非天命，自丧其身。古人有法，截割可生，今人谁肯，割

截为名，治法虽有，详在后文。

漫肿难治，焮肿易，总论中间法可凭。

漫肿者，肉肿疮不肿是也；焮肿者，疮肿肉不肿亦是也。此二者，发疮阴阳之大体，辨症顺逆之末节，由此观之，一决而定也。疮之初起，理当升发；溃脓之后，不可用内消，宜用托药。如不应者，乃毒胜气血，死在旬日。或已发出而不腐溃，根脚坚硬；或软而散大者，急投托药，大补脾胃，不应死在二旬。若已溃而色不变红活，亦不生肌收敛，疮口晕大，肿痛不减，胃气不回，急须峻补；不应者，乃脾崩，死在月余。

诸疮另有分门说，岂许轻于紊此呈。

痈疽治法总论第二

痈疽发背怎生医，不论阴阳先灸之，不痛灸至痛，疼灸不疼时。

凡看痈疽脑项等发大疮，先要从容立定主意，以见标日期为始，到今几日，看疮形与日期可否相对，相应则多吉，不应则多险。次看受病之源，发于何脏腑，出于何部位，但身体有上下，部位有险否，形色辨顺逆，精神论有无。再看年纪老壮，气血盛衰，发阴发阳，毒深毒浅，以阳为易治者多生，以阴为难治者多死。方诊脉之虚实，可知顺险，以决其终。凡疮未溃前，脉要太过一、二至，已溃后，又宜不及二、三分，此为脉病相应，首尾自不变生；如其相反，恐防不测。但看法全在目力精巧，与心相应，一一参明，表里透彻，然后方定治法。凡疮七日以前，形势未成。元气未弱，不论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俱先当灸，轻者使毒气随火而散，重者拔引郁毒，通彻内外。所得火引毒气混合为阳，方能发肿作痛，然后可汗可攻，或消或托，兼求标本参治，必以脉合药，以药合病，如此治之，自然无错矣。故药难执方，全在活法。大抵关节首尾，俱不可损伤元气、脾胃为要。

内服蟾酥丸一服，外将神火照三枝。

凡疮初起，七日之前，或已灸之，后未服他药，宜用蟾酥丸一服得汗解为妙，或万灵丹发汗亦可。所谓毒气随汗而散，最为捷径。如二药服后，发汗不出，此乃表里闭密之故，毒亦不轻，当神妙拔根方施治，神灯照法甚效。亦不可用之太早，如疮四、五日之间，形未聚，毒未出，若用之早，恐留郁而内毒反致难出，用须在八、九日之后，疮势已定，毒气已聚，未成脓腐之时，用此照之，已成者自高，未成者自消，不溃者自溃，不脱者自脱，亦且解毒活血、消肿散瘀之良法也。用膏贴顶上，敷药四边围。

凡疮最忌风寒所袭，初起之时，或已灸之后，俱当用太乙膏盖贴顶上，功效在于拔毒、提顶、提脓、防御风寒不入；如焮痛高肿，阳疮七日已后，疮头自有黄色稠脓相粘膏上，余肿红色，光亮鲜明，每日宜用葱汤洗净，换药贴之，其正脓定在十一日前后出也，此为易治易安之症。如七日之后，疮不大肿高，四边又不焮痛，疮头亦无脓意相粘，此为阴阳相等之症。宜用化腐紫霞膏涂疮顶上，外以膏药盖之，换至十日外，疮顶渐腐，余肿渐高，似有脓意之象，其正脓只在十五日之后可出也，此为以险成顺之症。至于二十日已后无脓者，乃纯阴之症，纵治亦无效矣。又如疮之四边根脚余肿，其功又在敷药收束根本，初起时，宜用金黄散敷于四边，乃拔毒、消肿、止痛之既深后，当用铁桶膏箍之，庶疮根渐收渐紧。但诸疮原因气血凝滞而生，一切不可纯用凉药，冰凝肌肉，多致难腐难敛，必当温暖散滞、行瘀、拔毒、活血药用之方为妥当也。

气盛兮，顶自高而突起；血成兮，根脚束而无疑。

气血者，人之所原禀，老者尚或有余，少者亦有不足，人之命脉，全赖于此。况百病生焉，失此岂能无变，独疮科尤关系不浅。但肿疡时若无正气冲托，则疮顶不能高肿，亦不能焮痛；溃

脓则无真阴相滋，则疮根不能收束，色亦不能红活收敛。凡视疮之顶高根活，不论老少，定知气血有余，故知老幼俱可无妨。又宜交会明白，交会者，疮根与好肉交界之处，高低自然。分别明白者，疮形与好形各无混杂，自然分明也。以此观之，了然明白矣。

高肿起者，忌用攻利之药，以伤元气；平塌漫者，宜投补托之剂，以益其虚。

凡疮初发自然高起者，此疮原属阳症，而内脏原无深毒，亦且毒发于表，便宜托里以速其脓。忌用内消攻伐之药，以伤脾气，脓反难成，多致不能溃敛。又疮初起，不高不赤，平塌漫者，此乃元气本虚，急宜投托里温中健脾之药，务要催托毒气在外，庶无辨证矣。

内热甚者，量加消毒清剂；便秘燥者，必须通利相宜；使脏腑得宣通，俾气血自流利。

肿疡时内热口干，脉实烦躁，便秘喜冷者，此为邪毒在里，急与寒凉攻利，宜内疏黄连汤、四顺清凉饮、内消沃雪汤俱可选用。又兼有表症者，防风通圣散去麻黄，或双解散加桔梗、天花粉。又或小便不利者，兼入天水散、五苓散俱可合用，务使二便通利以杜其源。又有元气素虚者，恐不胜前药，以托里消毒散加蜜炒大黄，或兼猪胆套^① 法亦得，通利为度。首尾俱要闭而不结，通而不泄，得脏腑和平，表里透彻，方可便^②用托里、排脓、内补之药。又如溃疡时虽有口干便闭，脏腑不和，小水不利等症，此因溃后脓水出多，内亡津液，气血虚耗，不能荣润脏腑所致。其人必脉细而数，口和而干，饮食减少，好饮热汤，此乃虚阳之火为病，非前说有所比，只宜养气血、滋津液、和脏

注：① 套：疑作“导”。

② 便：清·泾南学海堂刊本卷一作“使”。

腑、理脾胃。如此治之，则二便自和，亦无变症，常有误行攻利，多致不救者有矣。

十日之间疮尚坚，必用披针，当头点破。

凡疮十日已后，自当腐溃为脓，如期不作脓腐，仍尚坚硬者，此属阴阳相半之症。疮根必多深固，若不将针当头点入寸许，开窍发泄，使毒气无从而出，必致内攻也。倘内有脓，又便易出，此为开户逐贼之意也。亦有十日外，疮虽不腐溃，形尚红活、焮热、肿痛，此虽脓迟，后必有出，此又不必针之。盖元气不能充足，或失用补托之药，又误用寒凉，或盖复未暖，多致脓迟，有此症者，宜用补中健脾、大托补药，以得脓为效。又以十五日至二十一日为期，过此外者，纵有稀脓，但元气被毒相距日久，必致耗散，诚难归结也。

半月之后脓亦少，须将药筒对顶拔提，有脓血之交粘，必腐肉之易脱。

如疮半月后仍不腐溃、不作脓者，毒必内陷，急用披针品字样当原顶寸许点开三孔，随疮之深浅一寸、二寸皆可入之，入针不痛，再深入不妨，随将药筒预先煮热，对孔窍合之良久，候温取下。如拔出之物，血要红而微紫，脓要黄而带鲜，此为血气营运活疮，其人必多活。又谓脓血交粘，用药可全，色鲜红活，腐肉易脱。如拔出瘀血紫黑，色败气秽，稀水无脓者，此为气血内败死疮。所谓气败血衰，神仙叹哉！此等之疮难久，候其人必在月终亡。

且如斯时内有脓而不得外发者，以针钩向正面钩起顽肉，用刀剪当原顶剪开寸余，使脓管得通流，庶疮头无闭塞。

已用药筒拔脓之后，外既有孔，内窍亦通，疮期又当大脓发泄之候。如尚脓少，亦非自然得出，故疮头必有瘀腐涂塞，内肉亦有顽膜阻隔，多致脓管不通，自难出也。须用针钩钩起疮顶顽肉，以披针、利剪随便取去寸余顽硬之肉，取之微痛，亦自血

出，俱自不妨，随用两手轻重得宜，从疮根焮处渐渐掠至中间，剪出脓管处，内有聚脓，自然涌出，以黄色稠厚为吉，其脓日渐多者为轻，反此为恶。此功务使涂塞者开之，令脓毒外发也。

频将汤洗，切忌风吹。

凡疮未溃前，或已用照药后，俱要煎葱艾汤每日淋洗疮上一次，甚者早晚二次，使气血疏通，易于溃散。又已溃时及药筒提拔之后，尤宜避风，先去旧药，用方盘靠身疮下放定，随用猪蹄汤以软绢淋汤疮上，并入孔内轻手掠净内脓，庶败腐宿逐随汤而出，以净为度。再以软帛叠成七、八重，勿令大干，带汤复于疮上，两手轻盈旋按片时，帛温再换，如此洗按四、五次，使血气得疏，患者自然爽快。亦取瘀滞得通、毒气得解、腐肉得脱、疼痛得减，此手功之要法，大疮不可缺也。俟腐脱已见红肉时，洗后随用玉红膏，用抿脚挑膏于手心上掠化，搽涂患之新旧肉上，外用太乙膏盖之，四边根脚已消处不必罨药，每日如此。用之不数日间，脓腐尽脱，新肉顿生，更加内补调理得宜，轻疮只在月余，大疮不过七十日必完口而愈。

又关节在于斯时，变生出于此候。

关节者，阳疮以十四日为关，阴疮二十一日为节。此时务要出脓，势定不可过攘，但脓出方自腐脱，腐脱方自肌生，肌生方自收敛，收敛方自疮平，此为疮之关节，亦由次序来也。如期不得脓者，后必便有变生，为一关顺后必多顺，一关逆后必多逆，以此观之，不可不察也。

治当大补，得全收敛之功。切忌寒凉，致取变生之局。

凡疮溃脓之后，五脏亏损，气血大虚。外形虽似有余，而内脏真实不足，法当纯补，乃至多生。但见已溃时发热恶寒，脓多自汗作痛者，便进十全大补汤，但见虚热少睡，饮食不甘者，便进黄芪人参汤，但见皮寒虚热，咳嗽有痰者，便进托里清中汤；但见四肢倦怠，肌肉消瘦，面黄短气者，便进人参养荣汤；但见

脉多，心烦少食，发躁不睡者，便进圣愈汤；但见脾亏气弱，身凉脉细，大便溏泄者，便进托里温中汤；但见饮食不甘，恶心呕吐者，便进香砂六君子汤；但见脾虚下陷食少，虚热间作者，便进补中益气汤；但见肾虚作渴，不能相制心火者，便进加减八味丸，仿此选用。盖托里则气血壮而脾胃盛，使脓秽自排、毒气自解、死肉自溃、新肉自生、饮食自进、疮口自敛。若不务补托，而误用寒凉，谓之真气虚而益虚，邪气实而益实，多至疮毒内陷、脓多臭秽，甚则脉洪大渴，面红气短，此真气虚而死矣。

盖疮全赖脾土，调理必要端详。

脾胃者，脾为仓库之官，胃为水谷之海。胃主司纳，脾主消导，一表一里，一纳一消，运行不息，生化无穷。至于周身气血，遍体脉络、四肢百骸、五脏六腑，皆借此以生养。又谓得土者昌，失土者亡。盖脾胃盛者，则多食而易饥，其人多肥，气血亦壮；脾胃弱者，则少食而难化，其人多瘦，气血变衰。所以命赖以活，病赖以安，况外科尤关紧要。善养生者，节饮食，调寒暑，戒喜怒，省劳役，此则不损其脾胃也。如不然，则精神气血由此而日亏、脏腑脉络由此而日损、肌肉形体由此而日削，所谓调理一失，百病生焉。故知脾胃不可不端详矣。

冬要温床暖室，夏宜净几明窗。

但人之气血，喜暖而恶寒。又谓遇寒则结，遇热则散，况疮乃肌肉破绽之病，若不御风寒，最为易袭。凡看疮时，冬要着紫炭之火，旺旺暖气，逼尽余寒；夏宜净几明窗，亦庶外风不入，然后方可揭膏洗贴疮上。常见患者夏月纵意当风取凉，或睡卧阴湿之处，冬又不从温床暖室，多致寒侵，轻则有妨生肌完口，重则变为崩塌不脓、不敛阴症，此常有也。凡重命君子，可不预慎哉。

饮食何须戒口，冷硬腻物休餐。

饮食者，人之所赖以生养，必要适其时而食之。如人之病中